

海山石



文集

群众出版社

• 河流如血

河流如血

三
由
山
石

文集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流如血 / 海岩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7.5
(海岩文集)

ISBN 978-7-5014-4003-0

I. 河…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8472 号

河流如血

著 者: 海 岩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bs.com
信 箱: qzs@qzcbb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96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338 千字
印 张: 18.75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003-0 / I · 1639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24.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 语

陆保良第一次爱上一个女孩是在鉴宁市公安学校的大礼堂里，保良记不清那是一个什么节日，公安学校请来市杂技团表演节目，保良就坐在侧幕边的一只小板凳上，可以把整个舞台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保良第一次观看现场杂技，整台表演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黑衣少女，那少女面目俊美而又神通广大，不仅翻转腾挪易如反掌，而且手指向哪里，哪里便爆出轰鸣的火花，张开鲜红欲滴的双唇，口中也能喷出熊熊烈焰，让保良看得热血沸腾，触目惊心。

那一天保良第一次为了一个异性而夜不能寐。那个喷火女孩始终眼含微笑，表情甜美，在他的眼前总也挥之不去，尽管他已描述不清她的容貌，甚至遗忘了她的年纪，但那个女孩却成了他心目中一个最完美的女人。在此之前保良对女人的概念，只是他的母亲和姐姐。

那一年保良九岁。

保良母亲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标准的美人。

母亲不仅美丽，而且，是一个最有女人味的女人。

保良的姐姐比保良年长七岁，保良九岁时姐姐正好年方二八，这是中国传统审美眼光中女人最佳的年龄。姐姐和母亲一样秀美，只是性格刚而不柔，这显然随了父亲。

在保良看来，母亲和父亲从里到外都是截然相反的。母亲瘦小但健康，父亲体壮但多病；母亲唠叨但凡事能忍，父亲沉默却毫无耐性；母亲表面总要姐姐让着弟弟，其实私下和姐姐最是贴心，父亲明里处处关照女儿，暗里却把一生的希望寄予儿子一身。

父母的心思保良也许并不明了，他崇拜父亲、依赖母亲，而最亲的却是

比他大了七岁还能和他玩到一起的姐姐。姐姐眉眼酷似母亲，个性却随了父亲，保良则像是从街上捡回来的，无论长相还是脾气，既不随父亲，也不像母亲。

保良依赖母亲只是被动的习惯，而对父亲的崇拜和模仿，则完全出于自觉。他甚至和父亲一样，在十岁那年就跟最要好的同学刘存亮和李臣磕头结拜，自号鉴宁三雄。他对李臣刘存亮说，他老爸和他一样，也是在十岁那年玩了一场桃园结义，也和他一样，在那场结义中排行老三。在父亲少年结义的三人当中，老大中学没毕业就跟着父母出国定居去了，从此没了音讯；老二长大后下海做了生意，至今还跟父亲情同手足，彼此二哥三弟的你呼我唤，两家人也都一直密切如亲。

从保良记事开始，他就经常跟着父亲到二伯家里串门。二伯姓权，二伯的儿子权虎，也冲保良的父亲叫三叔。两家的邻居都一直以为他们就是亲戚。二伯和权虎也常来他家，权虎一来就拉上保良和姐姐出门去玩儿，二伯就在屋里和父亲喝酒谈事。那一阵二伯总来求保良父亲帮他办事，因为保良的父亲在公安局的刑侦大队里当大队长，关系多，有特权，那些年帮二伯蹚了不少路子。有一次二伯从小收养的干儿子权三枪跟同学打架被派出所抓了，就是父亲去给保出来的。一年以后权三枪又在街上跟流氓打架，又进了公安局不说，还让学校一怒开除，二伯也是来找的父亲，求父亲再把他这个不争气的干儿子捞出来。父亲四处活动，二伯也给被权三枪打伤的受害人家塞了钱财，原来弄不好要劳动教养的案子，改成了拘留十五天加两千元罚款，权三枪就又从局子里出来了。就是在接权三枪出来的路上，父亲出了车祸，权三枪头上蹭破了一小块皮，父亲却从此成了瘸子。

那年保良十一岁，他一直视为英雄并全心崇拜的父亲，成了一个瘸子。

成了瘸子的父亲一下子苍老起来，保良这才明白，人的两条腿就是人的支柱，一旦缺了一截，整个人就会变得七扭八歪。残疾以后的父亲就像一头被风干的壮牛，迅速变得枯瘦萎靡，百病丛生。今天查出高血糖，明天查出高血压，后天心率又出了毛病……有点墙倒众人推的架势。工作也换了，一个瘸子再赖在刑侦大队那样一个冲冲杀杀的队伍中，似乎有点不成样子。不知是不是因为父亲以前在公安学校当过兼职教员，所以上级就把他调到了公安学校。不过父亲过去兼职教的，是自由搏击和擒拿格斗，这种课瘸子肯定是教不了啦，所以学校里就给他虚挂了一个副校长的头衔，再兼了一个行政科长的闲差。和以前刑侦大队的职务相比，据说算是提了半级。

当警察搞刑侦，是父亲一生的理想志愿，正值事业的巅峰时刻突然掉了下来，对父亲的打击不难想见。虽然还穿着同样的警服，但每天干的，却变成了

锅碗瓢盆之类的生活琐碎。行政科管的不外是绿化、食堂、桌椅板凳，门前三包……原本就少言寡语的父亲变得更加沉默，回家后的脾气更加暴躁，要么一天都不开口，一开口不是埋怨母亲就是责骂姐姐或是打保良的屁股，让一家人全都畏之如虎。

只有姐姐敢跟他顶嘴。

姐姐毕竟大了，又是女孩，顶了嘴父亲也不会动手打她。

但父亲总打保良，尤其是保良学习成绩出现波动的时候，或者保良挑食贪玩不肯吃苦的时候，就不光是打屁股了，急了还要打耳光呢。他打保良时母亲和姐姐都是不能劝的，劝了就打得更加凶。打完之后，他会把保良单独叫到他的卧室，关上门，然后声泪俱下地冲保良痛哭。保良第一次见到父亲冲他哭时心里万分失落，因为他在父亲哭歪的脸上，再也找不到一点英雄的影子，那种他一向无比尊崇和悄悄模仿的气概，已经日积月累地被那份再无激情的工作销蚀吞并，在父亲的举止和表情中，渐渐荡然无存。

十一岁的保良，忽然怜悯父亲。父亲在他心里，渐渐不再是一个英雄，而是一个需要同情和可怜的弱者。当父亲每次打完保良又哭着向他倾诉自己的人生理想、倾诉对保良的一腔希望时，保良正是出于这样的怜悯之心，才向父亲信誓旦旦地保证，从此努力学习，再不贪玩，一定要考上公安学校，甚至考上省里的公安学院，甚至考上北京的公安大学，子承父业，成为一个最优秀的中国刑警，完成父亲未竟的人生志愿和家族理想。

每逢于此，父亲便会备感欣慰，便会追问保良：爸爸打你你恨不恨？保良照例摇头：不恨。父亲就点头，说：你看，爸爸从来不打姐姐，姐姐是女孩子，长大了嫁个男人，生了孩子也是给人家生的。咱们陆家人今后在世为人有没有脸面，全靠你了。小于叔叔昨天还说，老陆你怕什么，你好好把儿子培养出息，将来到刑侦大队工作，一定不比你差。小于叔叔马上要当副局长了，如果我的腿没出事的话，还轮不到他呢。

从那时开始，保良就正式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十一岁就确定人生目标的孩子，至少在保良周围的伙伴当中，还没见过。保良的同学当中，很多人今天发誓要当宇航员，明天发誓要当总经理，都是即兴说说，不往心里扎的。保良的姐姐中学毕业考上鉴宁师范学院之后，说起未来也还两眼茫茫。师范学院是专门培养中学老师的，中学老师姐姐肯定不要当的。不当老师又能干什么呢，姐姐也没有既定的主张。权虎建议她去北京报考戏剧学院或电影学院，说陆保珍你长得这么漂亮干吗浪费这个资源？权虎比姐姐只大两岁，大学上了一半就自动退学，因为对权虎来说，不存在对事业前途的任何担忧，二伯的公司这两年忽然做大，在鉴宁和外省都开了房地产项目，还在鉴宁最好的地段盖了

一个超大的酒楼，取名“百万豪庭”，在当时名噪全城。二伯就让权虎做了百万豪庭的执行经理，连过去总是好勇斗狠在街上寻衅滋事的权三枪，也穿起了一身笔挺的西服，张张罗罗地替他干爹办起正事来了。

母亲平时总是感慨：二伯发财全靠他那名字，二伯名叫权力，现在果然因为富有而拥有了权力。二伯因名得势之后，保良家的生活也跟着好了起来。保良的爸爸过去帮了权家那么多忙，何况二伯和他结拜时就发誓有福同享。二伯如今真的有福了，自然不忘报答三弟一家。送来的钱保良父亲要面子坚决不收，小小不然的礼物则源源不断——保良上学背的书包、用的钢笔，保良姐姐穿的大衣、用的手机，都是名牌，连保良他妈削苹果用的小刀，都是从瑞士进口来的。

二伯的公司如同生面发成了馒头，膨胀之快就像大变魔术。二伯的业务忙了，来保良家串门的次数也自然少了。偶尔来，也是劝保良父亲辞了公安学校这个没人待见的小官，跟着他投奔商海，快意人生。保良父亲是个最要面子的人，保良二伯暴发之后，他反而很少再去登门拜访。二伯劝他辞官下海，他就抱拳一揖，说声谢了，单位里事多走不开呀。二伯就笑笑说：真舍不得这身警服呀？你现在脱了，将来可以让保良穿嘛。咱哥俩说好了，你跟我下海，将来保良要是考上公安大学，学费我这当二伯的全包。咱们哥俩水里岸上都得有人，咱们俩穿西装开大奔，让孩子穿官衣开警车，这年头做生意，还必须这样水陆两栖！

保良父亲也就笑笑，说：是啊，保良就随我了，就是当警察为国效力的命，不图别的。

保良过十三岁生日那天，二伯没来，但让权虎和权三枪送来一个生日蛋糕，还有一盒外国进口的巧克力糖。权虎还一并送给姐姐一部新款的诺基亚手机。还要拉保良一家去他们家的百万豪庭大酒楼去办生日晚宴。晚上出门的时候刑警队的小于叔叔来了，父亲便让母亲带保良和姐姐坐了三枪的车子先去，他和小于叔叔留在家谈点事情。保良出了门又返身回去拿帽子的时候，透过父亲房间半开的门缝，看到父亲正和小于叔叔凑近了小声说话，保良已经很久没在父亲潦倒的脸上，看到这样庄严的表情。

也许正是因为父亲脸上这份久违的庄严，让保良觉出某种异样的神秘，让他在那顿热闹而又排场的生日晚宴上，始终心神不宁。快切蛋糕时父亲才姗姗而至，二伯忙完了另一摊应酬也赶过来了，来了依旧开导父亲：“又是单位有事找你？还是听我话辞职算了，到我这儿干多干少还不随你。”

父亲老样子，依然拱拱手，但说出来的话却让大家耳目一新：“我这样子去你公司，你不嫌丢人？”

二伯哈哈一笑：“儿不嫌母丑，子不嫌家贫，你是我三弟，我嫌你什么！再说，你这腿是为了我家三枪才坐下的毛病，我要嫌你还是人吗！”

父亲没笑，说：“我下了海，你不怕我踩翻了你的船？”

二伯又笑，笑完还当着这么多晚辈们的面，用手去摸父亲的瘸腿：“没事，我的船大，就你这双腿脚，怕你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劲道！”

大家都笑，笑的时候恐怕谁也没有料到，父亲在几天之后真的辞去了公安学校的职务，一瘸一拐地走进了百万经贸公司刚刚盖好的大楼。

父亲的辞职，让保良又有了新的失落感，他和他的大哥李臣、二哥刘存亮谈起这事，兄弟三人都是齐声遗憾。保良在他的两个兄弟心中，一向被视为警门虎子，保良的父亲即使因残调到警校，仍被他们视为瘸腿神探。现在父亲忽然脱了警装成了一个平头百姓，不光保良自己，连李臣刘存亮都有点不大习惯。

那一天他们三人说好要去网吧上网的，可这个消息弄得保良情绪低沉，李臣和刘存亮也就没了玩儿兴。他们在保良家后门山丘上的一座废砖窑里长吁短叹，灰心丧气地展望着各自迷茫的未来。那座山丘直通保良家的后门小巷，平时鲜有人迹光顾，便成了他们三人密晤的据点。他们常在这里纵论天下，说完乔丹和萨达姆之后，也要议论一阵学校里的女生，对好看的女生在三人之间作出并无效力的分配，只为过过一时嘴瘾。

不过说到女生，保良这天变得心不在焉。他从九岁开始暗恋一位喷火少女，直至今日才发觉异性于他，全都可有可无，父亲未老先衰的面容和对他的谆谆寄望，才是压在他心头的一座大山。而且没用多久保良发现，父亲每换一次工作，性格就有某些改变，不是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坏。父亲自从去了二伯的公司之后就变得更加沉默，常常一个人坐在卧室里，整个晚上一声不吭，弄得母亲和保良姐弟在自己家里，也全都噤若寒蝉，说话全都小心翼翼，如耳语一般。

保良年少，对外界的一切事物尚还懵懂，但他总是隐隐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在父亲辞职的那天夜里，保良梦见了那个喷火的女孩。那女孩冲他深情凝视，眉宇间英气勃勃飒爽依然。保良鼓起勇气与之亲近，但不行，他稍一近身那女孩便口喷火球，弄得保良止步躲闪。他们彼此相跟，若即还离，行走很远，竟然走进了保良的家里。那女孩突然变成了保良的姐姐，姐姐居然也能口喷烈焰。保良惊恐地喊叫起来，因为他看到姐姐将一团火球喷向父亲，父亲被赤焰笼罩，吼声震天！保良在梦魇中听到了母亲的哭声，姐姐也凄惨得泪流满面。保良也哭了，但他哭不出声音，只能徒劳无力地拼命干嚎。

早上醒来，保良发现自己不仅汗湿枕被，而且神殚力竭。他下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姐姐的房间去看姐姐。姐姐正在梳头，一脸笑容，一脸红润，见他进来还问：保良，你怎么脸色这么白呀，是不是生病了？姐姐用手去摸保良的额头，说不热，又说，怎么都是汗，还不快去洗洗脸！

保良就去洗了脸。

吃早饭时他又偷偷看父亲，父亲板着脸喝着粥，与往日并无大异。保良的余悸这才渐渐平息下来，心想幸亏梦是假的。

吃完饭，父亲到二伯的公司上班去了。保良和姐姐也一同离家上学。保良的母亲本来在市公安局幼儿园里当老师的，父亲腿残之后就辞了职，专门照顾丈夫以及年纪尚小的儿子。保良姐姐上着大学，家务活肯定指不上她了。

保良早听姐姐说过，母亲在嫁给父亲之前，也是富人家里的大小姐呢。

姐姐小时候随母亲回过一次外省的姥姥家，印象已然模糊不清。据说母亲的嫁妆里有好多名贵首饰，以前为了抚养姐姐和保良，后来又为了给父亲治病，卖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对白金耳环留着没动。那对耳环的箍上，还各镶着一颗真钻，一看就知道是个值钱的东西。母亲只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肯拿出来戴戴，平时都收在柜子里，也不给孩子动的。

保良的姥爷姥姥，以及爷爷奶奶，保良都没见过。除了二伯，保良不知道他家还有什么亲属血缘。

保良家住在鉴宁市西的鉴河边上，房屋虽然老旧了一些，但前后依山傍水，环境优美。房子是市公安局分下来的，保良父母都在市局工作，又主动没要新建的宿舍，所以分给他们的这个院子，实用面积要比父亲这级干部应分的明显要大。保良母亲是个勤快女人，当了专职太太专职妈妈之后，更是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连这两年越住越高级的二伯来了，也连连赞不绝口，说三弟你这小家真是舒服，真是家有万贯不如家有贤妻。父亲说：我这蓬门荜户，跟你那豪宅怎么能比。二伯说：住我那宅子像住饭店，住你这院子，才像回家，有家的味道呀。保良觉得，二伯这话真是实话实说，他去过二伯家里，坐哪儿都觉拘束，而回到自己家里，每个角落都让人轻松。保良惟一不满的是他家前门那条巷子，窄得有些过于寒酸，车子肯定是进不来的，二伯来也只能把那辆大奔停在巷口。除了二伯的大奔之外，这条巷口大概从未停过其他够水平的车子。二伯的大奔让保良一家在这条巷子里成了受人瞩目的人物，都知道陆家的家长不仅是个警察，而且还有个特别体面的亲戚。

李臣和刘存亮家也都住在这条巷里，不时停在巷口的大奔和保良父亲的那身警服一样，都是让他们对保良肃然起敬的原因。保良虽然排行老三，但说话的分量，如同老大一般。保良受父亲影响，也不爱言语，和李臣刘存亮

在一起时，多是听他们白话，但他听罢是否点头认同，则是李臣刘存亮竞相争夺的表情。

在这条巷子里，陆家还有一个值得另眼相看的理由，那就是保良的姐姐。姐姐漂亮得就不像能从这条巷子里走出来的女人，每当她穿着二伯赠送的名贵衣服，从各家各户的门窗前轻盈地走过，整条巷子的男女老少，都会羡慕得闭气息声。

这一天早上和往常一样，保良和姐姐一起走出巷子。他能感觉到身前身后，无数眼睛惺忪未醒，却能在姐姐的脸上身上擦出火星。那些偷窥的目光让保良既骄傲又厌恶，姐姐则昂首挺胸，视而不见，习以为常。

在巷口分手之前，姐姐叫住保良，她的表情从这个时刻开始，有些不大一样。

姐姐说：“保良，你帮姐往学校打个电话行吗？”

保良说：“干吗？”

姐姐说：“你帮姐请个假吧，就说我生病了。”

保良说：“你生病了？”

姐姐说：“没有，姐今天有事，你就说我生病了，从昨天就病了。”

保良说：“你昨天也没去吗？”

姐姐掏出那部银光闪闪的诺基亚手机，一手递给保良，一手亲热地去摸保良的头发。保良早对姐姐的手机垂涎已久，但姐姐对手机也正在新鲜头上，总藏着不让保良染指。当然，只要姐姐有事求他，哪怕没有这部手机的吸引，这个电话保良也会打的。

保良兴奋地接了手机，按照姐姐的交代，给她的一个老师打了电话。老师问你是陆保珍的什么人呀，保良说我是陆保良，是我姐的弟弟。老师说你爸爸妈妈在不在呀？保良看着姐姐的手势，说：我爸爸……不在，我妈妈……也不在。老师说你姐姐什么病啊，要紧吗，要不要我们去家看看？保良捂了电话问姐姐：他们要来看你，让他们来吗？姐姐说：你傻呀，你就说我上医院了，病也快好了。保良就对着电话答复：我姐上医院了，病也快好了。

打完电话，保良恋恋不舍地将手机还给姐姐，眼睁睁地看着银光一闪，手机便回到了姐姐那只精巧的手包。姐姐说：别跟爸说。保良问：跟妈说吗？姐姐笑笑：妈也别说。保良仰头眯眼，迎着早上的太阳看着姐姐，姐姐背光的面孔模糊不清。姐姐说：你还傻愣着什么，还不快上学去，小心迟到。

保良就上学去了。

这个本应与往常同样平静的一天，被姐姐的诡秘逃学无端搅乱。保良上课上得心不在焉，老是琢磨前几天夜里的怪梦和姐姐的行踪之间，恍惚似有的因

缘。姐姐已经有两天没去学校，虽说大学不像中小学管得那么严吧，可两天平白无故不去上学，姐姐究竟去了哪里？

那天晚上姐姐很晚回家，早已吃完晚饭的父亲疑惑地看她，姐姐忙说学校里的学生会有活动必须参加，筹备演讲比赛什么的。母亲张罗着给姐姐热饭，姐姐说和同学一起吃了。姐姐说话的时候扫了保良一眼，和保良的目光碰了一下便快速移开，随即转身进了自己的卧室。

保良也进了姐姐的卧室，听见父亲在身后厉声问他：保良，你不做作业又去和姐姐闹什么？保良说：我有道题要问一下姐姐。

保良反手带上姐姐的房门，当然没问姐姐课题，而是问：姐，你白天干吗去了？姐正坐在梳妆镜前端详自己，转身笑笑，摸摸保良软软的头发，然后把包里的那部银色手机拿了出来，放在保良手里，姐姐说别问那么多了，以后告诉你。这手机里有好多游戏，你玩儿吧。保良马上放弃了所有疑问，接了手机玩起来了，让姐姐教他怎样打开游戏，然后又问：可以拿走玩儿吗？姐说：就在这儿玩儿。保良就坐在姐的床上玩开了游戏，直到父亲又在外边大声喊他。

第二天上课，保良心里还想着姐姐的手机，不知何时自己也能拥有，也能拿到学校，在课间休息时拿出来给家里拨个电话，让全班同学看了眼晕。在课间休息时李臣和刘存亮过来找他，跟他说起昨晚电视里的球赛，对中国队逢韩不胜大发感慨。李臣刘存亮找保良来说足球也是投其所好。因为保良是校队的“板凳”。当板凳不是因为保良踢得不好，而是因为他有怯场的毛病，练球时脚下生花，一上场脚就成了漏勺。但教练说过，保良意识好。什么是“意识”保良也不全懂，但已经能在李臣刘存亮面前拿出“意识好”的口气来了。他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我早知道中国队胜不了。刘存亮马上附和：没错！李臣也跟了句：我也知道。三人便没话了。

上课铃响，三人分手，刘存亮说：哎，保良，我有件事正想和你说呢。保良问：什么事。刘存亮说：放学再说吧，放了学在老地方等。保良说：行。

老地方就是那个废砖窑。

保良放学回家，见父亲还没回来，放下书包就往外跑，母亲在身后喊他：保良，该换衣服了，换下来我好洗！保良说了声：等会儿！人已跑得无影无踪。

这时的保良，已经快步穿过后门的小巷，这小巷平常不走人的，窄得只是墙与墙之间的一条夹缝。出了巷子就能看到那座矮小的山包，和山包上那个巨大的废窑。那废窑就像一个五官都成了洞窟的骷髅，死模怪样地被遗弃在荒丘之侧。保良三人结义，号称鉴宁三雄，可三雄当中过去没人胆敢单独涉足于此。所以，三年前他们结拜之后决定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对这座外强中干的砖

窑实施占领。征服这里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场重大战役，因为这座荒芜的窑窟在他们的胆量面前，一直是个貌似强大的堡垒。

保良登上山包，走进砖窟，时间尚早，刘存亮肯定尚未赶到。夕阳从废窑的几个洞口同时射入，散漫着雾一般的华丽光芒。整个白天，只有这时才有最多的阳光能够照进窑内，窑壁上的斑驳与焦灼纤毫毕现。夕阳也同时制造了巨大的阴影，使窑内的残墙断垣万般狰狞。保良那一刻忽然心跳加快，不是因为那些司空见惯的阴影和光线，而是，他似乎听到窑内某个角落，有人正在低声交谈……保良停下脚步，谈话声立刻变得更加明显，虽然听不清任何一个确切的字眼，但完全可以肯定他没有听错，那的确是两个人压着嗓子，在进行一场急促而机密的交谈。

保良和他的兄弟，利用这里接头碰面已有三年之久，还从未遭遇过外人入侵。保良想跑，又怕逃跑反而会惊动了窑里的人。他在原地站了片刻，不知为什么双脚又向前移。他蹑手蹑脚转过一段焦黑的断墙，猝然发现说话的声音就在耳边，他从一个梁柱的侧面看到半张面孔，和那半张面孔对面的一个宽阔脊背。当认出那半张面孔后保良嗓子里憋住的气忽地一下泄进了肚子，但在那宽阔的脊背转过来的瞬间，保良又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冷战。他看到了父亲惊愕的面孔，他自己的面孔也许同样惊愕，他不明白父亲和小于叔叔为什么不在他家的客厅，而要把这个不见人迹的荒窟野窑，作为见面谈话的地点。

那一天与刘存亮的接头因与父亲的遭遇而被迫流产。第二天上学刘存亮一见保良便满口抱怨：昨天你怎么没去呀，今天下学别忘了去，我真有事告诉你呢。保良没作解释，默默无话。放学时他等在学校门口，见刘存亮与李臣一起出来，便迎上去说：以后咱们别去砖窑了，要见面另找个地方得了。李臣说为什么呀砖窑挺好的。保良未答，转向刘存亮问：你到底有什么事啊，有屎快拉有屁快放。刘存亮说你先说为什么不去砖窑了。保良闷了片刻，说：昨天我在那儿碰上我爸了，他也约了人到那儿去谈事情。李臣刘存亮顿时面面相觑：你爸！在那儿谈事？保良不再纠缠这个疑问，转脸又问存亮：你说吧，什么事？刘存亮这才说道：昨天我看见你姐了，我看见她跟一个男的，坐着一辆“宝马”。保良一怔：跟一个男的，坐一辆“宝马”？刘存亮说：对呀，从市府大街哗一下开过去了。保良说：不可能！刘存亮说：骗你是小狗！

保良这才发现，他的家，他本以为自己了如指掌的家，原来充满了秘密。就像他背着家长认了两个兄弟一样，他的父亲和姐姐，其实也各有不愿示人的隐私。没有任何秘密和隐私的大概只有母亲，母亲每天在家尽心操劳，也许连做梦都离不开她的丈夫和一对儿女。

2

鉴宁三雄结拜时惟一的盟约，就是兄弟情义重于一切，所以保良刚一开口求助，两位兄长全都慨然应允。他们为保良设计了一个行动计划，并且为自己也能制造秘密而激动万分。

根据行动计划的部署，他们三人分别在保良家的巷口和鉴宁师范学院的门口，对保良的姐姐实施蹲守和跟踪。只要姐姐一出家门，保良就打电话给两个弟兄，李臣和刘存亮就会立即蹿出家门，到预定的地点隐蔽守候。

行动进行的当天就有战果，李臣发现果然有一辆“宝马”去了鉴宁师范，保良姐姐甫一下课就被接走，虽然没见到开车男人的面容，也不知他们去了哪里，但至少证明刘存亮所言，确实不虚。

第二天李臣从他姨家借来了一台老式的家庭用摄录机，还是在鉴宁师范学院的门口，拍到了那辆神秘的“宝马”，居然，也拍到了那个男人。因为保良的父亲随二伯去省城看项目去了，所以他们放心大胆地重返了他们原有的领地，并在那座暂时无无人入侵的废窑里，在那台摄录机的小屏幕上，看到了那辆威风凛凛的车子和那个鬼鬼祟祟的男人。尽管是远景拍摄，尽管图像抖动模糊，但保良还是能从轮廓动作上，一眼认出了那人是谁！

那个男人，就是二伯的儿子权虎。

这天晚上保良回家后姐姐还没回来。保良对母亲说要去同学家对作业，吃完晚饭便出了家门。他在巷口的风中一直守到夜里快十一点了，才看到那辆在镜头里见过的“宝马”出现在街口。那辆车在他家巷子不远的路边停下，但没人下车。在这条夜深人静的狭窄的马路上，这辆全身黑亮的车子，俨然是个不怒自威的庞然大物。

保良从藏身的一个门洞里悄悄走出，一直走到车头的前方，十三岁的保良个子很矮，目光与车前玻璃恰好平视。借助街边昏黄的灯光，他清楚地看到姐姐与权虎抱在一起，嘴对嘴地亲着对方。这一刻保良说不清心里的感觉，究竟是失落还是伤心。他的姐姐，和他一起长大，朝夕相伴，感情最深的姐姐，如今却抱着别人，样子比他还亲！

权虎看见保良了。

让保良气愤的是，权虎看见他后并没松开姐姐，仍然抱着姐姐不停吮吸，

而且还冲他笑呢。姐姐大概从权虎的表情上发现了什么，疑惑地抬起头来，这才看到了站在车前的保良，也看到了保良难过的目光。

那天晚上保良很久不能入睡，半夜三更听见姐姐推开了他的房门。姐姐坐在保良的床上，像往常一样用手摸着保良的头发，脸上微微笑着，眼里却含了一点泪光。她的声音像轻轻的耳语，把保良受伤的心慢慢温存，她说保良你应该替姐姐高兴，除了咱爸咱妈，你就是姐姐最亲的人了，姐姐有了男朋友，你应该替姐姐高兴啊。姐姐以前那么疼你，你现在也该疼疼姐了。

保良翻身背朝姐姐，没有吭声，但他的心却开始转向了姐姐，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和姐姐已经融为一体，姐姐的喜怒哀乐，就是他的喜怒哀乐。他把背脊给了姐姐，是因为怕姐姐看见他脸上知错的表情。何况，姐姐的男朋友是他熟悉的权虎大哥，权虎大哥对保良一直不错。

从此以后，保良就成了姐姐和权虎的同党。权虎生得精瘦，却喜爱姐姐这样发育丰满的女孩。姐姐之所以瞒着家里，是因为权虎还没跟他父亲谈好。权虎幼年丧母，靠父亲养大，生活中事无大小，一概遵从父命。而父亲是否愿意接受结拜兄弟的女儿成为权家的儿媳，权虎还未敢开口问过。在这段热恋秘而不宣的阶段，保良就成了姐姐与权虎彼此联系的工具，为他们穿针引线，为他们传情达意。姐姐跟权虎吹嘘过她妈妈包的饺子特别好吃，权虎说再好吃也不可能比我们百万豪庭大酒楼的好吃。姐姐就哄着母亲包了饺子，然后悄悄拿了些让保良去百万豪庭交给权虎，并且非让保良看着权虎当面吃了，吃完表示信服才罢。权虎也让保良拿了百万豪庭烹好的三只鲍鱼给姐姐和“三叔”、“三婶”带去。当然，他在保良离开酒楼之前，已经让他趁热吃了一只。保良已经多次吃过这种澳洲鲍鱼，而且都是在这座百万豪庭大酒楼里。起先保良只知道鲍鱼好吃，不知道鲍鱼贵的可以卖到两三千元一只，便宜的也要卖到三四百元一只。他给姐姐带回来的那只鲍鱼，姐姐也只吃了一半，另一半还是让给保良吃了。

姐姐说：鲍鱼最有营养，你吃了好长身体。

父亲的那只后来也给保良吃了。父亲听说鲍鱼补脑，让保良多吃一点好好学习。母亲那只保良实在吃不下了，母亲就留到次日切碎了炒菜，菜的味道果然比以往要香。

姐姐的爱情，尽管一直不事声张，悄悄进行，但没用多久还是让母亲察觉到了。母亲真是太在乎女儿了，女儿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全都逃不过母亲的眼睛。这也不是为怪，初恋的少女，脸上的颜色、嘴边的笑容、脚步的节奏、说话的声音，全都在变，变得与常态迥然不同。

母亲历历在目，由怀疑到确定。她没去盘问姐姐，而是把保良叫到一旁，

连逼带诱，几个回合就将保良瓦解，不仅供出了姐姐的恋情，而且交代了自己同党的身份。母亲听了，没有说话，没有继续追根问底，也没有大发雷霆。母亲只是眼圈一红，然后挥手让保良出去，母亲说：我知道了，没事了，你玩去吧。说完转过身去，去叠床上洗好的衣服。

母亲的反应让保良和姐姐都很吃惊。姐姐顾不上责备保良就去敲了母亲的房门。她说，妈，权虎想请您去他那里吃饭，跟我讲了好几次了。母亲眼都不抬，说：我不去。虽说你爸和他爸是拜把子兄弟，可咱们毕竟是两家人啊，人家的饭，哪能随便去吃。你爸现在又帮他爸做事，咱们更要懂得规矩。姐姐干站了一会儿，推保良：保良你先出去，姐跟妈谈点事情。保良就出去了。他知道姐姐必须在父亲出差回家之前，把一切向母亲说清。

尽管，父亲从不轻易训斥姐姐，但姐姐一向很怕父亲。母亲总是唠叨姐姐，姐姐却和母亲更亲。保良听见姐姐和母亲在屋里嘀嘀咕咕谈了很久，但姐姐走出房门时的脸色，说明结果还算称心。母亲答应姐姐，这件事情由她向父亲妥为禀告，但母亲也要姐姐答应，你二伯家可以不论富贵贫贱，咱们陆家不可不论。权虎如果真的爱你，一定要他权家正正经经提出来才行。咱们陆家可以不要一分钱聘礼，但必须要他权家的明媒正娶！

这天晚上母亲真的跟着姐姐去了权虎的百万豪庭，在饭间当着权虎和姐姐的面，自然，也当着保良的面，把这个要求说得清楚而又坚决。权虎自是满口答应，说那还用说，那是当然。但母亲也听得出来，至少在那天晚上之前，权虎的爸爸权力和陆保珍的爸爸陆为国其实一样，对这场儿女之情显然一无所知。

但无论如何，那天晚上从百万豪庭回到家中，姐姐脸上始终挂着幸福的笑容，那份兴奋和轻松，藏都藏不住的。保良钻到姐姐屋里，看到姐姐又照镜子。镜子里的姐姐，被几口葡萄酒和太阳般的爱情刺激得面色嫩红。二十岁的姐姐比电视里的明星还要好看，脸上的皮肤五官，秀丽而又周正。走在鉴宁的街上，这样标致的女孩几乎是看不见的。谁能知道，一个如此完美的女孩就藏在这条平凡的小巷深处。保良为他自己，也为他家的这条巷子，感到无比骄傲，甚至也为要娶姐姐为妻的权虎，感到无比光荣。

保良问姐姐：“姐，你高兴吗？”

姐说：“高兴，你呢？”

保良说：“我也高兴。”

保良又问：“咱妈高兴吗？”

姐说：“高兴。”

保良说：“那妈干吗要哭？”

姐说：“没有啊。”又说，“自己的孩子，养这么大了，这一下要走，哪有不心疼的。”

保良忙问：“姐你要走？”

姐姐笑笑，又用手来摸保良的头发，她说：“就跟咱妈一样，嫁到陆家，就是陆家的人了。将来姐姐要是真嫁过去，就是权家的人了。”

保良听了，半天没有回声，眼圈忽地一下，也红起来了。

两天之后，父亲回来了。

父亲是跟二伯一起坐飞机回来的。保良跟姐姐一起，坐了权虎的“宝马”去机场迎接。

去机场接他们的还有一大帮人，穿西装穿牛仔的五花八门，据说都是在二伯手下干事的经理，所以当二伯一出现在接机大厅，就立刻被前呼后拥包围起来，口口声声都喊：“权总！”“权老板！”一时搞得八面威风。

二伯和跟他一起回来的干儿子权三枪被那一大帮人簇拥着往大厅外面走去。保良和姐姐，啊，当然还有权虎，一起过去接了父亲手中的箱子。父亲一瘸一拐走在后面，看上去有些形影孤单。

但父亲看到保良姐弟过来便露出了笑容。这笑容父亲在家时已极为少见。这笑容一直保持到权虎用大“宝马”把保良一家三口送到家里之后，保持到母亲关了卧室的屋门跟父亲如此这般地低语之前。

在保良和姐姐去机场接父亲的时候，母亲就动手做好了晚饭。保良和姐姐一起把饭菜摆在桌上，等着父母谈完出来。保良看得出来，姐姐一边摆放碗筷一边留意着父母卧室的动静，弄得连保良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

终于，卧室的门打开来了，父亲和母亲相跟着走了出来，一言不发，坐下吃饭。整个晚饭被父亲的沉默搞得重压难忍，保良偷偷看看母亲，母亲的面孔也像霜打一般。

饭毕，母亲叫保良到厨房帮她洗碗。父亲和姐姐都留在客厅的桌前。虽然母亲有意关上了厨房的房门，但保良还是很快听到客厅那边言高语低地争执起来。

出乎保良和姐姐的意料，显然，也出乎母亲的意料，父亲不同意这门亲事，而且态度极其坚决。

父亲的理由是：他现在和二伯在一个公司工作，两家联姻多有不便。姐姐说那你和我妈结婚时也是一个单位的，你们怎么就没有不便？父亲反驳道：我和你妈只是一个大单位的，平时根本见不着面，你妈和我也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可小单位就不同了。我现在又在权力手下干事，以前他是我二哥，现在他是我老板，你和他儿子有了这层关系，我在公司里很难做人！姐姐说，可